



晏子春秋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

景公夢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

景公謂梁丘據與已和晏子諫第五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

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

第七

晏子

日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真晏子諫第八

景公欲誅斷所愛搆者晏子諫第九

景公坐路寢曰請將有此晏子諫第十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

許第十一

景公築長庖臺晏子舞箒諫第十二

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

子諫第十三

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

君側十四

景公問後孰將踐有齊國晏子對呂田氏

第十五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

亂國俱滅第十六

吳王問齊君侵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曰

豈能自道食人第十七

司馬子期間有不平君不恤民取名者乎

晏子對曰不仁也第十八

高子問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

目一心第十九

晏子再治東河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

二十

太卜給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

曉公第二十一

有獻書譜晏子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

第二十二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

第二十三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

第二十四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衣裘晏子固辭不

受第二十五

晏子衣鹿裘曰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

飾第二十六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

景公第二十七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左右曰
仁人亦樂是夫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亦猶
人也夫奚為獨不樂此也公曰趣駕迎晏子晏
子朝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欲與
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群臣
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子之不欲也今齊國
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
者畏禮義也上若無禮弊以使其下下若無禮

無以事其上夫麋鹿維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
所貴以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
喪以臨其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
家必凶兄弟無禮不能久同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遘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喪良左
右淫蟲寡人曰至于此請殺之晏子曰右左何
罪君若喪禮則好禮者去喪禮者至君若好禮
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公曰善請易衣革冠更
受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改席召

衣冠以迎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焉
噉酒嘗膳再拜告饜而出公下拜送之門反命
撒酒去樂曰吾君彰晏子之教也○此章與景
公酒酣願無為禮晏子諫大旨同但辭有詳略
爾故著于此篇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
嘆泣數行而下曰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
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曰吾細人也猶將難

死而况公乎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為乎晏子
獨搏其髀仰天而大笑曰樂哉今日之飲也公
怫然怒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晏子對曰
今日見怯君一諛臣三人是君大笑公曰何謂
諛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今後世賢者得
之且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若使古之王者毋知
有死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
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分也物
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曷為可悲至老尚

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是故
笑之公慙而更辭曰我非為去國而死哀也寡
人聞之彗星出其所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
而向吾國我是曰悲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
喪德于國穿池沼則欲其深曰廣也為臺榭則
欲其高且大也賦歛如擄奪誅僂如仇讐自是
觀之第又將出天之變彗星之出庸可悲乎于
是公惧迺歸寘池沼廢臺榭薄賦歛緩刑罰三
十七日而彗星亡○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悲

登公阜睹彗星而感旨同而辭少異爾故著于
此篇

景公夢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夢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寡人聞之
有彗星者必有亡國夜者寡人夢見彗星吾欲
召占者夢使占之晏子對曰君居處無節衣服
無度不聽正諫興事毋已賦歛喪厭使民如將
不勝萬民懟怨見彗星又將見菅奚獨彗星乎
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使禳之晏子諫辭

○旨同而此特言憂見爲異爾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
曰古而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
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逢伯陵困蒲姑氏因之而
後太公因之古君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
也○此章與景公謂梁丘據與已和景公使祝
史禳彗星皆出於景公遊公阜一日而有三過
言但析爲章而辭少異皆著于此篇

景公謂梁丘據與已和晏子諫第五

景公至自畋晏子侍於遯臺梁丘據造焉公曰
維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
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
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
濟其不及以水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
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臣成其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

且平奏駸毋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
聲也呂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
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呂相成也
清濁小大矩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
周流以相濟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惠和
故詩曰惠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
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公
曰善

景公使祝史禳彗晏子諫第六

齊有彗星景公使祝禳之晏子諫曰毋益也祗
取誣焉天道不誥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
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惠
之穢禳之何損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真
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
用亂之故民卒汙亡若德之回亂民將汙亡祝
史之爲毋能補也公說乃止○此章與景公登

公阜見彗星章旨同故著于此篇

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

七

景公疥逐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梁丘據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
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
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使嚚曰辭賓
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曰宋之盟屈建問范會
之惠於趙武趙武曰夫子家事治言于晉國竭

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情其
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
子之先輔五君以爲諸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
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
曰若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
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
祝史與焉其所曰蕃禮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
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
疾動作辟遠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

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
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鬼
神怒民痛喪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
盖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喪辭則虛以求媚是
巨鬼神不饗其國巨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
孤疾者其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公曰然
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
澤之萑蒲舟楫守之藪之薪虞候俟守之海之
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

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喪藝徵歛
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
外寵之臣僭全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
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不有揖聊攝巨東
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
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
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公疾愈○此
章與景公病久欲誅祝史巨謝事悉旨同但述
辭有首末之異故著于此篇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而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君之真著而彰何爲喪真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管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喪真顧臣願有請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

苟管內好私使財貨衝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則桀紂之所自亡也夫士民之所自叛由徧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惠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殣何足恤哉○此章與景公遊塞塗不卹死齒辭如相反而其旨實同故著於此篇

景公欲誅斷所愛孺者晏子諫第九

景公登箚室而望見人有斷雍門之孺者公令

吏拘之顧謂晏子趣誅之晏子默然不對公曰
雍門之櫛寡人所甚愛也此見斷之故使夫子
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
人君出則闢道十里非畏也冕前有旒惡多所
見也纊紘琬耳惡多所聞也泰帶重半鈞舄履
倍重不欲輕也刑死之罪曰中之朝君過之則
赦之嬰未嘗聞為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公曰
赦之毋使夫子復言○此章與景公欲殺犯槐
者景公逐得斬竹事悉同但悉辭少異耳故著

於此篇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坐於路寢曰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晏子
對曰其田氏乎田無宇為埤矣公曰然則柰何
晏子對曰為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
田氏國門擊柝之家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
於今三世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唇不
加于海民財為之歸今歲凶飢蒿種芼斂不半
道路有死人齊舊四量而豆豆四而區區四而

釜釜十而鐘田氏四量各加一焉呂家量貸呂
公量叔則所以糴百姓之死命者澤矣今公家
驕汰而田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田氏雖無惠
而施于民公厚歛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惠
與汝式歌且舞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國之歸
焉不亦宜乎○此章與景公登路寢而嘆景公
問後世有齊者叔向問齊國之若辭旨畧同而
小異故著于此篇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

第十一

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
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曰寡人夜者聞西方
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為者也寡人
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
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為孔子門人今其
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
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吊之因問其
偏祔何所在晏子奉命往吊而問偏之所在盆

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袒寄于路寢得爲
地下之臣擁札摻筆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願
呂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
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而臨之願君圖之晏
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
适蹙然曰凡在君耳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
輕死楚靈王好細腰其朝多餓死人子胥忠其
君故天下皆願得臣爲子今爲人子臣而離散
其親戚孝乎哉足臣爲臣乎若此而得袒是生

臣而安死毋也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
寄之於國門外宇溜之下身不敢飲食擁轅執
輅木乾鳥栖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賤臣雖愚
竊意明君哀而不忍也晏子入復乎公公忿然
作色而怒曰子何必患若言而教寡人乎晏子
對曰嬰聞之忠不避危愛無惡言且嬰固已難
之矣今君營處爲游觀既奪人有又禁其葬非
仁也肆心傲聽不恤民憂非義也若何勿聽因
道盆成适之辭公喟然太息曰悲乎哉子勿復

言廼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者以百數為開凶
門以迎盆成适适脫衰經冠條纓墨緣目見乎
公公曰吾聞之五子不滿隅一子可滿朝非廼
子耶盆成适于是臨事不敢哭奉事以禮畢出
門然後舉聲焉○此章與於何請合葬止同而
辭少異故著於此篇

景公築長康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

景公築長康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
曰歲已暮矣而永不繼忽忽矣若之何歲已寒

矣而役不罷憊憊矣如之何舞三而涕下沾襟
景公慙焉為之罷長康之役○此章與景公為
長康欲美之景公冬和心大臺之役辭旨同而小
異故著於此篇

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

諫第十三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
晏子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曰其罪而殺之公
曰可於是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為吾君主

身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臣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曰吾君重鳥臣輕士是罪三也穀燭鄒罪已畢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此章與景公欲誅野人景公欲殺圍人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曰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

之長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為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為耳目而好繆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下使群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曰夫子何小寡人甚也對曰臣何敢稿也夫能自周於君者才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且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

能順之公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
威以取富夫何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
義者也此難得其知也公曰然則先聖柰何對
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曰不足群
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
子劫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對曰讒夫佞人
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諺言有之曰社鼠
不可熏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難
去焉○此章與景公問佞人之事若何如景公

問治國何患三章大旨同而辭少異故著於此
篇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
第十五

景公與晏子立曲潢之上望見齊國問晏子曰
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晏子對曰非賤臣之
所敢議也公曰胡必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
存矣晏子對曰臣聞見不足曰知之者智也先
言而後當者惠也夫智與惠君子之事臣奚足

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為政君彊臣弱政之本也君唱臣和教之隆也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而利取分寡公室兼之國權專之君臣易施而無衰乎嬰聞之臣富主曰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無幾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改不在公室公曰然則柰何晏子對其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民不懈貨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諂大夫不叔公利公曰善今知

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立君令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厲臣忠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貞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質也公曰善哉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呂為其民是故尚之○此章與景公坐路寢問誰將有此景公問魯莒孰先曰田問後世孰有齊國晉叔向

問齊國若何之章。會言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
亂國俱滅。第十六。亂國俱滅。第十六。亂國俱滅。第十六。
晏子聘于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
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
之位。君子見地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
借亡。○此章與吳王問可處可去。事旨既同。但
辭有詳畧之異。故著於此篇。

吳王問齊君侵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曰。豈

能曰道食人第十七。能曰道食人第十七。能曰道食人第十七。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
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晏子蹙然辟位。
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臣。侵野以暴。吾子容焉。
何甚也。晏子遵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
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
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
所居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
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子。訾猶保而高。極者

也○此章與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三章或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于此篇
司馬子期問有不干君不恤民取名者乎晏
回其子對曰不仁也第十八
司馬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不恤民徒居無爲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瞻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此章與叔向問徒處之義章

旨同而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

高子問子事靈王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

以一心第十九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王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且嬰之於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所謂僅全其四支臣從其君者也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

欲辟勝于邪而嬰不能禁故退而桎處嬰聞之
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
於莊公行之矣今之君輕國而重樂薄於民而
厚于養籍歛過量使令過任而嬰不能禁嬰庸
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此章與梁丘據問事
三君不同心九子之齊不見晏子旨同而辭少
異故著於此篇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

言同十百篇略八賦類稿十四篇

晏子治東阿二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
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
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
而治東阿二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於是明
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
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
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貴民無飢君
反以罪臣今臣後之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
重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

宗當此之皆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使僻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此章與晏子再治阿而見信景公任以國政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太卜給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

公第二十一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

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默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鈞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章與栢常騫襪

鳥死將為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章旨同而辭異故著于此篇

有獻書譖晏子退畊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

入楚二十二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已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為忠臣也公以為然

晏子入朝公色不悅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為臣退而窮處東畊海濱堂下生稊藿門外生荆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昏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侯諸忌其威高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皆朝晏子沒而後衰○此章與景公惡故人晏子退章旨同叙事少異故著于此篇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
○此二十三公親為人晏子逐章言回殊事也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辭焉僨者諫曰高糾
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敢請其罪
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維聖人而已如嬰者反
陋之人也若夫左嬰右嬰之人不舉曰維將不
正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吾是以辭
之○此章與景公欲見高糾章旨同而辭少異
故著於此篇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
二十四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三子管仲狐與穀
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甲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為
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自辱而先君今為夫子
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
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
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為齊國
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

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此章與景公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章旨悉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

第二十五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玄豹之氈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公曰寡人有此二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與其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晏子曰君就賜使嬰脩

百官之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為教固辭而不受○此章與景公使梁丘據遺之車馬三返不受章旨同而事少異故著于此篇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

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呂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是奚衣之惡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

以貪味爲非蓋顧人而後行者不曰邪辟爲累
嬰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
者五百家嬰又得布衣廢裘而朝於嬰不有飾
乎再拜而辭○此章與陳無字請浮晏子景公
睹晏子之食而嗟其貧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
于此篇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

二十七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

事之巨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巨恭儉君子也
相三君而善不通下晏子細人也晏子聞之見
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於嬰是以來見如嬰者
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嬰宗族待嬰而祝其先
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
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
哉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
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
有晏子果君子也○此章與仲尼之齊不見晏

子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於此篇

晏子春秋外篇重石異者第七終

晏子春秋外篇不人
句經術者第八九十章

仲尼見景公景
公欲封之晏子曰為不可

第一

景公上路寢
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

二

仲尼見景公
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

乎第三

仲尼之齊見
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

第四

晏子下

景公出田鶴山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

第五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
不足恃第七

景公游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顧第八

景公為大鐘晏子與仲尼栢常騫知將毀

第九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

不我樂之亂第十

古晏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為瀆不宜法第十二

二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

對第十三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

莊公圖莒國人擾紹呂晏子在廼止第十五

五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吾過第十七

晏子歿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

八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爲不可第

一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曰
告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不可曰教
下好樂綏於民不可使親治立命而建事不可

守職厚葬破民貧國久喪道哀費日不可使子
民行之難者在內而傳者無其外故異于服勉
于容不可以道衆而馴百姓自大賢之滅周室
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聲樂繁充而世
惠滋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
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曰觀衆傳學不可
曰儀世勞思不可補民兼壽不能殫其教當年
不能究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
世君盛爲聲樂以淫愚其民也不可以示其教

也不可曰導民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非所以導衆存民也公曰善于是厚其禮而留其敬見不問其道仲尼廼行○此并下五章皆毀詆孔子殊合經術故著於此篇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爲者也
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
審於服喪其母死壅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
疾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曰古者聖人

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制規矩之節行表綴之
數以教民曰爲煩人留曰故制禮不羨於便事
非不知能揚于戚鐘鼓等瑟以勸衆也以爲費
財留工故制樂不羨于和民非不知能累世殫
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爲者知其
喪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故不以導民今品人飾
禮煩事羨樂淫民崇死曰害生三者聖王之所
禁也賢人不用真毀倍流故三邪得行于世是
非賢不肖雜上妄說邪故好惡不足以導衆此

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公曷為不察聲受而色悅之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

第三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仲尼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嬰為三心三君為一心故三君皆欲其國之安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

之非而是之猶非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

四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吾聞晏子事三君而順焉吾疑其為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能自立也嬰聞之有幸見慶無幸見惡誹譽為類聲響相應見行而從之者也嬰聞之以一心事三君者所以順焉

曰三心事一君者不順焉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嬰聞之君子獨立不慙于影獨寢不慙於寃孔子拔樹削跡不自以為辱窮陳蔡不自以為約非人不得其故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出之其口不知其困也始吾望傳而貴之今吾望傳而疑之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於爾不可止於遠也行存於身不可掩於衆也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吾罪幾矣丘聞君子過人以為友不及人曰為師今丘失言於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然仲尼見之

景公出田顧謂曰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

五

景公出田寒故以為渾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為間矣曷為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則嬰不識晏子對曰是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

者也處民之中其過之識况乎處君之中乎舜
者民處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
君子上與聖人則固聖人之材也此迺孔子之
所曰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隣國有聖人敵
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
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
子設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

君勿納也夫絕於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
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此上五章皆毀詆孔子而此章復稱為聖相
設相齊以孔子似非乎仲之所宜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不

足恃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
足恃有兄弟而強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公
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強

無甚如湯有兄弟而強無甚如桀湯有弑其君
桀有二其兄豈以人為足恃哉可以無二也○
此章與景公問臣并兄弟之強而晏子對曰湯
桀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

景公遊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
曰不嬰何願公曰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
見畏有妻而見歸有子而可遺公曰善晏乎子
之願載一願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

材家不貧有良隣有君而明日順嬰之行有妻
而材則使嬰不忘家不貧則不愠朋友所識有
良隣則日見君子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
願也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可輔有妻而可去
有子而可怒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此章裁晏
子之願如此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

景公為大鐘晏子與仲尼栢常騫知將毀第

景公為大鐘將懸之晏子仲尼栢常騫三人朝

俱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公名三子者而問之晏
子曰鍾大不祀先君而呂燕非禮是以曰鍾將
毀仲尼曰鍾大而懸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下薄
是以曰鍾將毀栢常騫曰今庚申雷日也音莫
勝於雷是以曰鍾將毀也○此章與景公為泰
呂成將燕饗晏子諫章旨同而尤近怪故著于
此篇

田嬰字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
亂第十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於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
髮斑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田無宇譏之曰
出於室為何者也晏子曰嬰之家也無宇曰位
為中卿田七十萬何呂老為妻對曰嬰聞之去
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
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淫亂之行
不顧于倫逆古之道乎○此章與景公以晏子
妻老欲納愛女旨同而事異陳無宇雖至凡品
亦未應呂是謂晏子沒非晏子者將納其說見

棄妻乎毋呂垂訓故著于此篇

工女欲入身於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品

有工女託於晏子之家焉者曰婢妾在廊之野

人也願得入身比數於下陳焉晏子曰乃今日

而後自知吾不肖也士之為政者士農工商異

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與邪行女無淫事今

僕託國主民而女欲犇僕僕必色見而行喪廉

也遂不見○此章與犯傷槐之令者女求入晏

子家事同而辭略且無因而至故著于此篇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為法不宜殺第十二

景公蓋姣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公謂左右曰問

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

亦死竊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殺之晏子不

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

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慶不

祥雖使色君於灋不宜殺也公曰惡災乎若使

沐浴寡人將使抱背○此章不典毋以垂訓故

著于此篇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

第十三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昔者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爲對曰嬰聞之詳問者亦詳對之也○此并下章語數併而義喪所取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溇溇不知六翮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蠱巢於蠱睫再乳再飛而蟲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莊公圖莒國人擾紹以晏子在廼止第十五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於閭公召睢休相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

莒國人曰爲有亂皆標長兵而立于衢間柰何
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曰爲有則仁人不存請
今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曰諾以令於國孰謂
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君子曰
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一日之
所爲也所以見於前信於後者是以晏子立人
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此章特以晏子而紹
國人故著于此篇

晏子死景公馳哭往哀畢而去第十六

景公游於菑聞晏子死公乘侈輿服繁馭驅之
而因爲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
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伏尸而號曰子
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泆而
不戢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於齊不加于
寡人而加於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
告夫○此并下二章皆晏子歿後景公追懷之
言故著于此篇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告吾過第十七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於晏子而哭之涕沾襟章
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
遊於公邑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
然乎吾失夫子則曰何禮之有免而哭哀盡而
去

晏子沒左右諛強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
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
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弓矢弦章

入公曰章缺



外篇第八終

